

南崁地名沿革初探ⁱ

毛紹周ⁱⁱ、曾丹妮ⁱⁱⁱ

摘要

南崁地區為北台灣原住民社群與外界接觸較早的區域之一，過去南崁地區的廣義範圍，可能包括了現今的桃園市蘆竹、龜山、八德等大部分地區。現今尚以「南崁」做為地名之區域為「南崁里」，行政區劃層級為村、里之四級行政區，僅屬於桃園市蘆竹區下轄之編組單位。

目前對南崁地名命名由來的論述，大致有「地形方位說」與「音譯說」等兩種說法。目前學界與地方大多以「地形方位說」為論述主軸，說明該地名形成之原因。

本文調查目前現存的史料，透過實際的踏查，整理了若干線索進行辯證思考，並嘗試以「音譯說」為思考主體，推論「南崁」地名由來的其他可能性答案，並期待對各族群早期接觸的過程中，所影響環境地景的變遷議題上，提供更多元的參考方向。

關鍵詞：Lamcam、南崁、桃園市蘆竹區、地名考證、平埔族

ⁱ 本文部分內容曾於〈以「Lamcam」的地景考證-探討桃園南崁地區環境變遷前的族群狀態〉為題，並於中華民國景觀學會主辦之「2013 景觀論壇：變遷中的地景」研討會（2013.12.22）中宣讀，感謝與會多位學者提供寶貴建議。承蒙貴刊兩位匿名審查委員給予悉心指正，使本文疏漏得以減少，僅在此致上誠摯感謝。

ⁱⁱ 中原大學設計學博士學位學程博士候選人。

ⁱⁱⁱ 桃園市蘆竹區光明國民小學藝術與人文教師。

An Initial Discussion on The Course of Change and Development of the Geographical Name of “Nankan”

Mao, Shao-Chou Tseng, Dan-Ni

Abstract

Nankan, a native community in the northern Taiwan, is one of the earliest regions that had contact with the outside world. In the past, the general term of Nankan might be included the current districts- Luzhu, Guishan and Bade in Taoyuan city

Nowadays, “Nankan” is still used as a geographical name for “Nankan Village”. Its administrative division class is village which is the fourth administrative district unit under Luzhu district in Taoyuan city.

Today, there are two main theories as to the origin of the geographical name- Nankan, the topographic positional theory and the transliteration theory. Majority of the academic and the local fields tend to focus on the topographic positional theory to define the causes of development on this geographical name.

By researching the existing historical documents, exploration, collecting and consulting lots of data. This article has associated with the process of dialectical thinking and pursuit transliteration theory as the focal point which inference some other possible answers of cause as to the origin of the geographic name of “Nankan”. Going forward will also provide further reference regarding the issue of environmental changes affected by the early contacts of ethnics.

Key Words: Lamcam, Nankan, Taoyuan City Luzhu District, geographical name research, Pingpu tribes

一、前言

目前桃園市尚以「南崁」做為地名之區域為「南崁里」，行政區劃層級為村、里之四級行政區，屬桃園市蘆竹區下轄之編組單位。

本研究以桃園市「南崁」之地名為研究標的。「南崁」之名，在清康熙時期中葉之前，應泛指本地平埔族南崁社的活動區域。而南崁地區的廣義範圍，大致包括了現今的桃園市蘆竹、龜山、八德等大部分地區。

桃園地區在漢人尚未進入開墾之前，應均為原住民族的活動與居住區域。但由於過去所記載之史料不甚完備，本地原住民族（可能為凱達格蘭族）亦無發展記錄特定事物的文字或留存特殊意義的圖像。現今本地原住族群的文化習慣亦大部分被外來族群所同化，本地語言（可能為凱達格蘭族語）亦可能已經完全滅失。所以我們要瞭解本地區早期的歷史景況，只能在散見於其他族群所留存的片段記錄中進行史料拼貼，並以此來推論較為接近真實的歷史事實（**historical facts**）。

台灣各地區原住民族社群之命名方式，均大致認同以其語言發音為其社名命名方式，漢人入墾後亦就其社名發音進行譯音並以漢文書寫。但位於桃園地區的南崁（或稱南崁、南坎）社卻被認為是少數以漢語命名地名的特例。

目前南崁地名命名存在有「地形方位說」與「音譯說」等二種說法。尤其在荷蘭時代文獻中之「**Lamcam**」考證，學界與地方均陸續投入了許多研究工作，各家學科也致力以該學門的佐證之法進行各種推論，並提出各種事證進行論述該地名形成之可能原因。由於本地區在漢人大量入墾之後，原住民族與外來族群逐漸同化，語言及文化習慣也幾近消失，研究人員也只能以推論方式逐步建構該說之合理情節，各家說法均有合理之處，但也有相互衝突的不同看法。雖是如此，過去各界研究者對本地地名源由考證的思考邏輯上，還是多以「地形方位說」作為討論主軸。

在早期荷蘭文獻的資料裡，許多研究者對文獻中的本地地名進行了若干考證論述。其中翁佳音對村上直次郎所翻譯荷治時期文獻《巴達維亞城日記》中，「**Camcam**」為「卡姆卡姆」之說，就提出不同看法，其認為「**Camcam**」原文為手寫，第一字母

C 應為 L 之誤，正確應為「Lamcam」，故「卡姆卡姆」應譯作「南崁」解。¹中村孝志注解 Parricoutsie，別名 Lamcam 南崁一說，²簡宏逸對此說法持否定意見，並提出事證認為 Lamcam 與 Parricoutsie 不同，不應混為一談，³並提出南崁地名，最早應指「位於南方的斷崖」，後範圍擴展，才成為稱呼一個區域的地名，簡氏亦表示其最早之指涉地點，現今已無法考據。⁴但顯示了 Lamcam 原為平埔族「南崁（南嵌、南坎）社」的分布區域，應是目前所認知的共識。日治時期學者安倍明義認為，此區域在鄭成功時期，漢人就已經進入開屯招佃、設置營盤，並創建了五福宮。⁵張素玢於〈南崁地區的平埔族〉一文中，廣泛蒐集了土地申告書、公私藏古文書、日治時期戶口調查簿等諸多史料，並透過長期田野調查始成該文，文內亦部分篇幅以漢語地名為主軸，介紹了「南崁地名由來」，⁶但文中所提出最早的漢語文獻均為清初史料，而明鄭時期漢人進入南崁的開墾屯軍記錄，亦多數引用自日治時期《蘆竹庄志》、《桃園廳志》等文獻。經查上述日治時期文獻，對其鄭氏屯軍與漢人入墾說法，並無提出具體的資料來源，甚是可惜。施崇武主編之《台灣地名辭書·卷十五·桃園縣》一書，其中「蘆竹鄉鄉名源起」⁷亦認為南崁地名應為漢語地名，但該文在大量蒐錄了各時期的文獻史料中，亦無法提出「南崁（或稱南嵌、南坎）」早於「Lamcam」名稱出現之前的漢文書寫文獻，文內僅採日治時期《蘆竹庄志》記述與洪敏麟提出閩南語讀音「崁」⁸之義，作為本地名為漢語地名的命名緣由。曾文敬主修，張正昌

¹ 翁佳音，〈被遺忘的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台灣風物》42卷4期（1992.12），頁176。

² 中村孝志，〈荷蘭時代的臺灣番社戶口表〉，《荷蘭時代臺灣史研究》下卷（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頁24。

³ 簡宏逸，〈從 Lamcam 到南崁：荷治到清初南崁地區村社歷史連續性之重建〉，《台灣史研究》第19卷第1期（2012.3），頁3-8。

⁴ 簡宏逸，〈從 Lamcam 到南崁：荷治到清初南崁地區村社歷史連續性之重建〉，頁10。

⁵ 安倍明義，《台灣地名研究》（台北：武陵出版社，1998），頁129。

⁶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所數位典藏網站指出「台灣各平埔族多以其語言為社名，漢人入墾後就其社名漢譯音稱呼其地，但是南崁、坑仔社是少數的例外。」張素玢，〈平埔文化專題·南崁地區的平埔族〉，（來源：平埔文化資訊網 <http://www.ianthro.tw/p/110>，2016.5.1 瀏覽）。

⁷ 施崇武，《台灣地名辭書·卷十五·桃園縣（下）》（南投：台灣文獻館，2010），頁340-342。

⁸ 洪敏麟，《台灣地名沿革》（台中：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79），頁174-175。

編纂之《蘆竹鄉志》中，對於南崁地名的起源，亦是引用日治時期《蘆竹庄志》之以地形推論，而採證方式也僅收錄地方耆老口述與傳說。其中，《蘆竹庄志》認為本地名是由明鄭軍隊登陸南崁港後，由鄭成功命名的說法，⁹在《蘆竹鄉志》與《台灣地名辭書》中對其說法均予以否定，並將其漢語地名源起時間再向前連結至十六世紀中葉，中國商賈、漁船、海盜等進入本地後，進行描述本地地形且使用漢語命名之，並以《巴達維亞城日記》、《熱蘭遮城日誌》等「Lamcam」之名稱出現，佐證其說法。¹⁰可惜《蘆竹鄉志》與《台灣地名辭書》中，均無提出更早於「Lamcam」名稱出現之前，以漢文書寫「南崁（或稱南崁、南坎）」的文獻。再則，荷蘭文獻並沒有解釋「Lamcam」一詞的由來，《蘆竹鄉志》單使用荷蘭文獻中之「Lamcam」拼音，以證明漢文書寫「南崁（或稱南崁、南坎）」更早於的荷蘭文獻地名拼音的說法，讓人有本末倒置之感。

從以上過去各家學者的史料蒐集中大致可以確認，南崁地區應為北台灣漢人進入開發較早的區域之一。回顧目前各界對其地名的源起描述，亦大多採用日治時期《桃園廳志》、《蘆竹庄志》等文獻記載及安倍明義等學者的「地形方位說」之看法為主。現今雖有提出以當地原住民語發音的可能性，但似乎尚無人對此一說法進行深入討論。現存之史料中，可以追溯自荷蘭時代荷蘭人所記錄本地區部分的零星史料為最早，迄今約近四百年的時間中，過去從荷蘭、明鄭、清國、日本等統治時期的史料爬梳過程裡，亦發掘了些許零碎的記錄本地原住民與外來族群的相互接觸、交流、衝突、融合、同化等過程。只是許多史料的書寫意識中，大多呈現出統治者或開墾者、貿易者等以自我（Self）為主體觀點，使用於觀察他者（the other）所記錄原住民族的生活型態或事件文獻，這些文獻中大量隱含著記錄者以自我中心主義（Egocentrism）所進行的書寫弊端與認知缺陷。職是之故，對整理本地區過去歷史的諸多問題上，筆者擬先對自我意識形態所書寫的文字內容進行鑑別，再經由考

⁹ 蘆竹庄役場編，《蘆竹庄志》（桃園：蘆竹庄役場，1933），頁2。

¹⁰ 曾文敬主修，張正昌編纂，《蘆竹鄉志》（桃園：蘆竹鄉志編輯委員會，1995.1），頁3-4。施崇武，《台灣地名辭書·卷十五·桃園縣（下）》，頁340-342。

證史料的真偽成分後，才加入作用於釐清本地區大量待考的歷史謎團。

目前南崁地名以「地形方位說」為論述主體的著作頗豐，筆者以現存的若干史料與前人之研究成果，整理了數項線索進行辯證思考，瞭解早期 Lamcam 名稱的出現，至現在形成南崁地名的演變過程，進行調查南崁地區從過去迄今的地域範圍為研究開端。接著嘗試以「音譯說」為思考主體，重新對「地形方位說」與「音譯說」等二種說法，提出新的思考方向，試論南崁地區環境變遷與早期的族群狀態下，「南崁」地名可能為音譯漢字的形成原因。並希望最後能將此論述，做為探討平埔族語地名融入漢語文化的可能性引證。

二、南崁地名在歷史上的地域範圍：

「南崁」（或稱南崁、南坎）之名出現之前，早在荷蘭人《巴達維亞日誌》的文獻記錄中就曾發現收錄有「Lamcam」之名。該日誌 1644 年 12 月條下，記載了 Pieter Boon 上尉率軍征服淡水南方以 Lamcam 為代表的七個部落。¹¹接著在 1646 年至 1654 年間《熱蘭遮城日誌》亦記載了 Lamcam 的發贖記錄。¹²清代將台灣納入版圖後，曾約於康熙二十四年（1685）至四十三年（1704）之間，繪製了《康熙中葉台灣輿圖》¹³一幅，在該圖中八里坌社以南只繪製了南坎社¹⁴一處為代表（圖 1）。

¹¹ 「為加重懲罰雞籠及淡水之叛徒及住民，使其完全歸服起見，上列上尉榜（Boon）於……達成目的之後，應為開闢自淡水至臺窩灣之道路，而於途中使用武力使卡姆卡姆（Camcam）七個村落及酋長柯達王（Quatangh）管下十五至十八村落歸順公司。」詳見村上直次郎日文原譯，郭輝中譯，《巴達維亞城日記》（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頁 417。上文之 Camcam 原文為手寫，翁佳音認為第一字母 C 應為 L 之誤。故「卡姆卡姆」應譯作「南崁」解；詳見翁佳音，〈被遺忘的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頁 176。

¹² 可詳見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台南：台南市政府，2002），頁 521、621；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台南：台南市政府，2003），頁 32、125、127、323。

¹³ 該輿圖縱 66cm，橫長 536cm，現藏於國立台灣博物館。陳漢光先生推測該輿圖應是剛從明鄭手中接收不久的台灣早期面貌。詳見洪英聖，《畫說康熙台灣輿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頁 30。

¹⁴ 此時南坎社之「坎」字，與現在通用南崁之「崁」字不同。詳見洪英聖，《畫說康熙台灣輿圖》，頁 65-66。



圖 1：《康熙中葉台灣輿圖》中之南坎社¹⁵

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高拱乾《台灣府志》收錄了南坎社名稱，該志書中所附地圖¹⁶亦已清楚標示出有南坎社、坑子社、龜崙社¹⁷、霄里社¹⁸等（圖 2），上述四社統稱「南坎四社」，清代官方文獻中直至清治末期，在習慣上也大都以「南坎社」之名，作為本地區之統稱¹⁹。

¹⁵ 洪英聖，《畫說康熙台灣輿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開門摺。

¹⁶ 高拱乾，《台灣府志·地圖》（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 123。

¹⁷ 約今之龜山區大部。

¹⁸ 約今之八德區大部。

¹⁹ 曾文敬主修，張正昌編纂，《蘆竹鄉志》，頁 5。施崇武，《台灣地名辭書·卷十五·桃園縣（下）》，頁 3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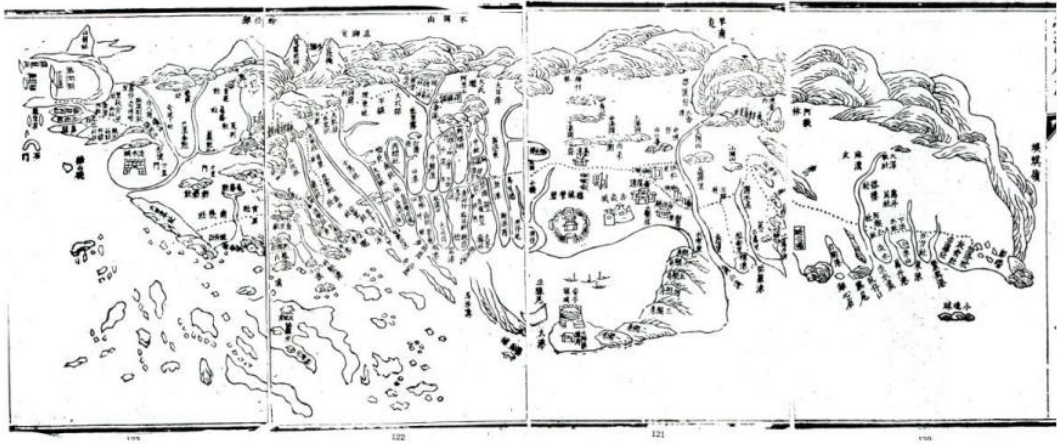


圖 2：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高拱乾《台灣府志·地圖》²⁰

所以，南崁地區早期的定義範圍，至少在入清版圖之後，就已是指桃園北部至沿海一帶的總稱。此地最大社族，應是指凱達格蘭族南崁社的分布區域。²¹南崁社亦是漢人在桃園地區最早進入開墾的區域之一，眾墾戶在長期的土地經營之下，逐漸於清治末期形成了南崁下庄、南崁頂庄、南崁廟口庄、南崁內厝庄、蘆竹厝庄等五區域，通稱為「南崁五大庄」。

日治大正九年（1919）拓展細分為南崁下庄、南崁廟口庄、南崁內厝庄、蘆竹厝庄、坑仔口庄、坑子外庄、坑子庄、新興庄、中興庄、福興庄、新庄仔庄、大竹圍庄等十二庄，但南崁頂庄卻在本時期劃入了龜山庄。²²原有南崁五大庄的範圍，因行政區重劃而遭到切割，經重劃後的十二庄範圍，在行政名稱上也不再以南崁為名，而將十二庄合併成一大庄，並以「蘆竹庄」稱之²³。

²⁰ 高拱乾，《台灣府志·地圖》，頁 120-123。

²¹ 安倍明義，《台灣地名研究》，頁 129。

²² 坑仔口庄、坑子外庄、坑子庄由台北廳新庄支廳之坑仔區併入；新興庄、中興庄、福興庄、新庄仔庄、大竹圍庄由桃園廳之下埔仔區併入。詳參桃園縣蘆竹鄉公所，〈關於蘆竹·開發歷史〉，（來源：http://www.luchu.gov.tw/content_edit.php?menu=25&typeid=737&typeid2=969，2012.10.01 瀏覽）；曾文敬主修，張正昌編纂，《蘆竹鄉志》，頁 16。

²³ 庄名取名「蘆竹」，而不以較聞名之南崁為名，據地方耆老稱，乃是因蘆竹位於坑仔、南崁、埔仔三區之中心，為求公平起見，乃捨南崁及其他二者之名，而稱之為「蘆竹庄」。詳見曾文敬主修，張正昌編纂，《蘆竹鄉志》，頁 6。

民國三十五年（1946）將原有行政區之街庄名稱改為鄉鎮，蘆竹庄也改稱蘆竹鄉，原日治時期十二庄改制成為十五村，即蘆竹村²⁴、南崁村、錦興村²⁵、五福村²⁶、內厝村²⁷、山鼻村²⁸、新興村²⁹、中福村³⁰、新庄村³¹、坑子村³²、外社村³³、山腳村³⁴、坑口村³⁵、海湖村³⁶、大竹村³⁷。

民國五十九年（1970）再將大竹村轄內除建國十二村外之各軍眷村整併劃出，並設置大華村，包括了建國二村、建國四村、建國五村、建國六村、建國十六村、建國十九村、建國二十村、凌雲一村、慈恩一村等九個軍眷村範圍，至此蘆竹鄉由原本之十五村規劃調整為十六村。³⁸

民國八十三年（1994）南崁村重新劃分為南崁、南興、南榮等三村，錦興村重新劃分為錦興、錦中、長興等三村，大竹村再重新劃分為大竹、宏竹、富竹、上竹等四村，至此蘆竹鄉因重劃而增至二十三村。

²⁴ 蘆竹厝庄改名為蘆竹村。

²⁵ 南崁下庄分為南崁村、錦興村，南崁內厝庄之溪洲部份併入錦興村。

²⁶ 南崁廟口庄之羊稠坑、廟口、營盤坑併為五福村。

²⁷ 南崁內厝庄之內厝部分改為內厝村。

²⁸ 南崁廟口之仔厝、山鼻仔併為山鼻村。

²⁹ 新興庄改為新興村。

³⁰ 中興庄、福興庄併為中福村。

³¹ 新庄仔改為新庄村。

³² 坑仔庄之貓尾崎、頂社、赤塗崎、土地公坑併為坑仔村。

³³ 坑仔外庄之外社、草仔崎併為外社村。

³⁴ 坑仔外庄之山腳改為山腳村。

³⁵ 坑仔口庄之頭前，後壁厝併為坑口村。

³⁶ 坑仔口庄之海湖改為海湖村。

³⁷ 大竹圍改為大竹村。

³⁸ 根據蘆竹鄉公所網站呈現之大華村資料「包括建國二村、建國四村、建國五村、建國六村、建國十二村、建國十六村、建國九村、凌雲一村、慈恩一村」。桃園縣蘆竹鄉公所，〈關於蘆竹·開發歷史〉，（來源：桃園縣蘆竹鄉公所網站，

http://www.luchu.gov.tw/content_edit.php?menu=25&typeid=737&typeid2=969，2012.10.1 瀏覽）本研究在實地踏查過程發現與蘆竹鄉公所網站資料多有出入，其中建國九村位於大園鄉，建國十二村位於大竹村並未劃入大華村，且遺漏建國十九村、建國二十村。

《蘆竹鄉志》云：「民國五十九年，調整行政區，本眷村自大竹村分出，成立大華村……在自治會組織下大華村內另有建國二村、建國四村、建國五村、建國十二村、建國十六村、凌雲一村、慈恩一村、大華村三十一鄰等組織……」詳見曾文敬主修，張正昌編纂，《蘆竹鄉志》，頁109。該鄉志亦遺漏了建國六村、建國十九村、建國二十村，且誤植了位於大竹村的建國十二村等。

民國八十七年（1998）五福村再因人數過多而分村，分別為五福、羊稠、營盤、瓦窯等四村，至此蘆竹鄉調整為二十六村。

民國一〇三年（2014）六月三日蘆竹鄉改制為蘆竹市後，南興村再分出南興、順興、福昌、福興、蘆興等五村；羊稠村分出羊稠、吉祥、長壽等三村；五福村分出五福、中山、福祿等三村；南榮、錦興二村重劃為南榮、錦興、興榮等三村；中福、大竹、新興三村重劃為中福、大竹、新興、中興、上興等五村；營盤村分出營盤、營福等二村；宏竹、大華兩村合併為宏竹村，至此蘆竹市調整為三十七村。

民國一〇三年（2014）十二月二十五日桃園縣升格為直轄市，蘆竹市亦改制為蘆竹區，其轄下各村改制為里。

從以上區域的泛稱，與其後各時期行政區域逐漸的切割劃分，大至可以瞭解早期的南崁（Lamcam）區域，是泛指桃園縣境內至八里坌社以南的北部海岸一帶之統稱。直至大正九年（1920）設置蘆竹庄為止，南崁之名在行政轄區的稱謂上逐漸被「蘆竹」之名所取代，而現在行政區以南崁作為地名者僅縮小至蘆竹區村里級單位「南崁里」。但民眾至今大多還是習慣以南崁之名泛稱本地轄區。³⁹

三、南崁地名的二種命名說法：

「南崁」名稱的由來，一直處於眾說紛紜階段。目前大致有兩種說法，一為地形方位說，二為音譯說。以下就將二種說法大致說明如下：

（一）地形方位說

宗於此說法者認為，先有以漢語命名的「南崁（坎、嵌）」地名出現，後泛稱此地區平埔族聚落為「南崁（坎、嵌）社」。並擴大解釋南崁社與相鄰之「坑仔社」⁴⁰，此二社名均是以漢族語（閩南語）命名之社名。⁴¹這種說法，最早可追溯自日治時

³⁹ 本文將南崁地名依不同時期劃分行政區域製作簡表一式，可詳見文後附錄，表1。

⁴⁰ 「坑仔」的地名源由，目前均是以漢語命名為論述主流。

⁴¹ 中央研究院民族所研究所數位典藏網站指出「台灣各平埔族多以其語言為社名，漢人入墾後就其社名漢譯音稱呼其地，但是南崁、坑仔社是少數的例外。」張素珍，〈平埔文化專題·南崁地區的

期的《蘆竹庄志》等文獻。

今人多以南崁之「崁」字作為論述主流，據漢人對地名的命名習慣上分析，「崁」是崖之義⁴²，南崁之「崁」名是因位於林口台地（坪頂台地）斷崖下方，而「南」名是因面之南、為下；另一說為本地域位於南崁港之南，故因此稱之「南崁」。⁴³

從文獻記錄之角度觀察，本區域於 1644 年《巴達維亞日誌》記載中，尚錄有被征伐的 Lamcam 七部落及柯達王（Quatangh）管下十五至十八村落；根據《康熙中葉台灣輿圖》的標示，只標出南坎（崁）社⁴⁴一處做為代表，至此應可更加確立了本區域以「南崁」之名作為代表標誌。康熙三十三年（1694）高拱乾《台灣府志·地圖·台灣府總圖》在此誌地圖中，出現標示南崁、坑仔、龜崙、甯里四社名稱。⁴⁵從上述史料中不難發現從 1644 至 1694 年間，只有零星記載有少量漢人入墾、從事交易或海盜活動，皆未有直接史料能夠證明此時漢人移民已經大量入墾，這五十年間本地區也並未曾出現有「厝」、「庄」、「屋」等漢人聚落名稱，所以漢人進入開墾人數也並未增多至可形成大型聚落，甚至影響平埔族人認同以漢化名稱成為自身社群稱謂。

再則，若南崁之名為形容本區之地貌，經實際測量發現，南崁位置並非位於林口台地（坪頂台地）斷崖下方南面之地，而是位於林口台地（坪頂台地）西側稍偏「西西南」向，若是以漢語命名的思考邏輯，應稱此地為「西崁」或許更為恰當。

平埔族》，（來源：平埔文化資訊網 <http://www.ianthro.tw/p/110>，2016.5.1 瀏覽）。或見施崇武，《台灣地名辭書·卷十五·桃園縣（下）》，頁 373。簡宏逸，〈從 Lamcam 到南崁：荷治到清初南崁地區村社歷史連續性之重建〉，頁 8-11。

⁴² 安倍明義，《台灣地名研究》，頁 40。

⁴³ 施崇武，《台灣地名辭書·卷十五·桃園縣（下）》，頁 341。曾文敬主修，張正昌編纂，《蘆竹鄉志》，頁 3。

⁴⁴ 洪英聖，《畫說康熙台灣輿圖》，頁 65-66。

⁴⁵ 高拱乾《台灣府志·地圖·台灣府總圖》，頁 123。



圖 3：南崁地區（蘆竹區）空照圖。

南崁地區應位於林口台地（坪頂台地）西側稍偏「西西南」向。⁴⁶

南崁港之說，乃相傳明鄭軍隊至「南崁港」上岸時，見林口台地（坪頂台地）與其邊緣斷崖，南崁在斷崖下故稱「崁」，即「南崁」。⁴⁷但此說亦無法解釋「南崁港」名稱由來，而古人將南方尊為上方，而非今人已西化之「北上南下」之方位概念，故此說不甚合理。方位辨認不清易導致海上迷航，以鄭氏艦隊縱橫海疆與其家族數十年經營海外貿易的經驗來看，應不至於誤判基本方位。且鄭氏部隊是否曾於南崁港上岸，目前亦無直接史料證明該說之真實性。此類鄭氏命名的傳說，近代亦已遭《蘆竹鄉志》與《台灣地名辭書》等著作中否定。

至於與南崁社相鄰之「坑仔社」的命名，因各界大多以南崁作為研究標的，進而順附解釋「坑仔社」亦為漢語地名，並成為強化「南崁」為漢語地名的合理化理

⁴⁶ Google 地球，〈蘆竹區〉（來源：Google 地圖/Google 地球，<https://www.google.com.tw/maps/@25.0521253,121.2816981,50493m/data=!3m1!1e3?hl=zh-TW>，2016.03.01 瀏覽）。

⁴⁷ 施崇武，《台灣地名辭書·卷十五·桃園縣（下）》。頁 355。曾文敬主修，張正昌編纂，《蘆竹鄉志》，頁 3。桃園市蘆竹區公所，〈蘆竹區介紹·本所沿革·區史由來·地名由來〉，（來源：桃園市蘆竹區公所 <http://www.luzhu.tycg.gov.tw/home.jsp?id=26&parentpath=0,1,24,25>，2015.10.10 瀏覽）

由。目前對坑仔社的深入研究並不多見⁴⁸，若「坑仔社」真為漢語地名的特例，在推論上也不應將二社名稱混為一談，甚至擴大解釋至本地區之龜崙、宵里等社。

（二）音譯說

部分學者提出，「Lamcam」可能是當地平埔族語（凱達格蘭族）的音譯漢字。但因平埔族語言大多已經滅失，亦無人對平埔族語 Lamcam 一詞之意進行研究。目前對本地地名由來之研究方向，亦大多延續自日治時期文獻，所以也少有對此說法進行深入討論。

現稱南崁之「崁」字，過去曾多次出現不同之異體字，如「坎」、「嵌」等字。「坎」字之字義有下列數種：1.礦穴、2.敲擊樂器聲、3.恨、4.酒樽名、5.八卦之坎卦等。⁴⁹ 歷史文獻中稱「南坎」之名散見於《康熙中葉台灣輿圖》、《東瀛識略》、《台灣輿圖》、《清一統志台灣府》、《清職貢圖選》、《清宣宗實錄選輯》、《清耆獻類徵選編》等文獻。「嵌」之字義為：1.填鑲、2.山石如張口貌等。⁵⁰ 歷史文獻中稱「南嵌」之名，亦散見於《東瀛識略》、《台海使槎錄》、《台游日記》、《台灣志略》、《海東札記》、《裨海記遊》、《台灣采訪冊》、《新竹縣志初稿》、《台灣詩乘》、《台灣府志》、《重修台灣府志》、《清一統志台灣府》、《嶺雲海日樓詩鈔》、《重修福建台灣府志》、《中復堂選集》、《福建通志台灣府》、《番社采風圖考》、《噶瑪蘭志略》、《廈門志》、《重修台灣縣志》、《台灣私法人事編》、《續修台灣府志》、《台海見聞錄》、《台灣通志》、《台灣府賦役冊》、《續修台灣縣志》、《諸羅縣志》、《新竹縣采訪冊》、《台灣私法物權編》、《彰化縣志》、《苗栗縣志》、《噶瑪蘭廳志》、《淡水廳志》、《台案彙錄丙集》、《台灣府輿圖纂要》、《法軍侵台檔》、《福建通志列傳選》、《雅堂文集》、《台灣輿地彙鈔》、《清經世文編選錄》、《清史稿台灣資料集輯》等文獻。⁵¹ 上述各時期文獻對「坎」、

⁴⁸ 簡宏逸認為《熱蘭遮城日誌》記載中的 Mattatas，在位置上應可對應清代文獻中的坑仔社。參閱簡宏逸，〈從 Lamcam 到南崁：荷治到清初南崁地區村社歷史連續性之重建〉，頁 11-12。

⁴⁹ 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6），頁 602。

⁵⁰ 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頁 894-895。

⁵¹ 上述南坎、南嵌名稱之資料來源，乃搜尋自周憲文主編，《台灣文獻叢刊》（來源：聯合百科電子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http://libimap.nhu.edu.tw/TaiwanWeb/Home/index.asp>，2014.4.1 瀏覽）

「嵌」等字之出現時間，並無特定集中於某一時段的規律性，或許過去此地名僅只有語音，而文獻中之坎、崁、嵌等字，僅取其字音相同之字，套用於方便辨認的書寫模式而已。但也有可能漢人在漢字命名時，以該地原住民族語音，再取其相對應於該地區之地形地貌之「坎、崁、嵌」等字始成。

目前所知悉「Lamcam」地名早期之文獻記載中，《巴達維亞日誌》的1644年12月條下與《熱蘭遮城日誌》的1654年四月三十日星期四條下等處，均出現有對「Lamcam」⁵²地區的作業記錄。且在此二部荷蘭文獻記錄的時間之前，並無發現漢文史料出現有「南崁」、「南坎」或「南嵌」等的地名記載。而依循荷人記錄台灣地區原住民地名的習慣，均是使用原住民語發音作為拼音方式，所以「Lamcam」地名也應以平埔語音用於拼音記錄的可能性為高。雖然在此之前，可能就有商人在此從事交易活動，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更曾在此地實施贖社的交易壟斷制度，但這些都僅屬於少數人的商業行為與權利，且目前也未在各種史料中發現漢人於荷治時期在南崁地區進行大規模開墾的文獻記錄，更遑論在早於1644年之前，以大量的漢族人口，運用強勢的文化優勢同化在地的平埔族人。

四、平埔族語地名融入漢語文化的可能性

本文認為，「南崁」地名應可做為平埔族人存在桃園的歷史證物之一，或許能進一步成為平埔族語融入並影響漢語文化的新事證。本研究在史料的爬梳過程中認為，應先有平埔語音之「Lamcam」名稱，後因漢人入墾的人數逐漸增加，而再出現漢字「南崁社」（或稱南嵌社、南坎社）之名稱。查閱現存較早期之清代史料，如康熙三十三年（1694）高拱乾《台灣府志·地圖·台灣府總圖》等，也尚未有漢人在此大量活動的標註。

康熙三十六年（1697）春，郁永河從福建到台灣採取硫磺，當時台灣設置了一府三縣，開發尚以台灣縣（現今台南市）為主，北部的諸羅和南部的鳳山兩縣政府

⁵² 請詳參翁佳音，〈被遺忘的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頁176。

仍然寄居於府城台灣縣⁵³，不在自己的轄區辦公。故郁永河在《裨海紀遊》中寫道：「寄居郡治臺邑之地，若僑寓然⁵⁴」可想而知，當時除現之台南地區開墾較廣，區域的漢化亦較深之外，其餘地區幾乎還是維持了當地原住民族原本的生活方式，甚至在環境上也保持相當程度的原始風貌，朝廷官府勢力猶不及也。在此遊記中，郁氏亦將從竹塹到南崁至八里所經過的自身見聞作了詳細的描述：

自竹塹迄南崁八九十里，不見一人一屋，求一樹就蔭不得；掘土窟，置瓦釜為炊，就烈日下，以澗水沃之，各飽一餐。途中遇麋、鹿、麀、麇逐隊行，甚夥，驅獫狁獲三鹿。既至南崁，入深箐中，披荆度莽，冠履俱敗：直狐貉之窟，非人類所宜至也。

二十七日，自南崁越小嶺，在海岸間行，巨浪卷雪拍轅下，衣袂為濕。至八里分社，有江水為阻，即淡水也。深山溪澗，皆由此出。⁵⁵

從上文可以概略得知，最少在康熙三十六年（1697）南崁一帶應還未見漢人大規模進入開墾。但部分學者持否認看法，認為郁永河自海岸線經過南崁港至八里分，並無進入南崁社見著漢人實際開墾的區域，所以也無法記錄漢人進入開墾的事實。⁵⁶

再查閱陳夢林於康熙五十六年（1717）前後所完成的《諸羅縣志》，該誌書的記載中描述了康熙年間彰化以北的當時景況：

當設縣之始，縣治草萊，文武各官僑居佳里興；流移開墾之眾，極遠不過斗六門。北路防汛至半線牛罵而止，皆在縣治二百里之內；於時當事即有臺北添兵之議。然虎尾、大肚，人已視為畏途；過此，則鮮有知其地理之險易者。又其時崩山、後壟、中港、竹塹、南崁各港商賈舟楫未通，雖入職方，無異化外；故議而中寢也」……四十三年秩官、營汛，悉移歸治；而當是時，流

⁵³ 郁永河著，楊蘇之譯注，《遇見三百年前的台灣：裨海紀遊》（台北：圓神出版社，2004），頁135。

⁵⁴ 郁永河著，楊蘇之譯注，《遇見三百年前的台灣：裨海紀遊》，頁222。

⁵⁵ 郁永河著，楊蘇之譯注，《遇見三百年前的台灣：裨海紀遊》，頁212。

⁵⁶ 曾文敬主修，張正昌編纂，《蘆竹鄉志》，頁87。

移開墾之眾已漸過斗六門以北矣。⁵⁷

《諸羅縣志》說明了台灣全島雖屬於廣義的清廷版圖，但中部以北均尚未開發；南路營駐守台灣府城以南，但北路官方在清領初期的治理範圍，最北大約只到現今彰化、大甲溪一帶；彰化以北，官方大多尚以通事作為與各原住民族社群溝通或治理的管道，墾戶由南向北拓墾也僅至現今雲林斗六一帶而止；而漢人墾戶越過斗六門向北發展，也是要到康熙四十三年（1704）左右才不斷擴大。此時南崁地區就算有漢人入墾，墾戶應也無法多至可以將平埔族人漢化到連自己的族群名稱都可以改變。

南崁地區（蘆竹區）現存有「營盤⁵⁸」地名一處，民間相傳為明鄭軍隊所駐之地，此說目前也僅處於傳說階段，且無直接史料證明此說。根據《諸羅縣志》的記載，清代漢人在北台灣的開墾，約莫要到康熙四十九年（1710）前後，為了防止海盜的潛伏，而陸續設置了兵丁的駐防後，移入開墾者才開始逐漸增多：

自四十九年洋盜陳明隆稱其渠鄭盡心潛伏在江、浙交界之盡山、花鳥、臺州魚山、臺灣淡水，於是設淡水分防千總，增大甲以上七塘；蓋數年間而流移開墾之眾，又漸過半線大肚溪以北矣。此後流移日多，乃至南日、後壟、竹塹、南崁，所在而有。⁵⁹

而《諸羅縣志》亦指出，清代在南崁的駐防，應是於康熙五十年（1711）才正式設置，這也是目前所知清代駐防南崁的最早時間：

五十年，因搜捕洋盜鄭盡心，調半線千總隨防縣治，以守備駐劄半線；調佳里興分防千總移駐淡水，增設大甲溪至淡水八里岔七塘…⁶⁰

⁵⁷ 陳夢林，《諸羅縣志·卷七 兵防志·總論》，收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編，《台灣文獻叢刊》第141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110。

⁵⁸ 營盤村舊稱營盤坑，為日治時期南崁廟口庄下的小字名，位於南崁五福宮東北方。

⁵⁹ 陳夢林，《諸羅縣志·卷七 兵防志·總論》，收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編，《台灣文獻叢刊》第141種，頁110。

⁶⁰ 陳夢林，《諸羅縣志·卷七 兵防志·水陸防汛》，收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編，《台灣文獻叢刊》第141種，頁1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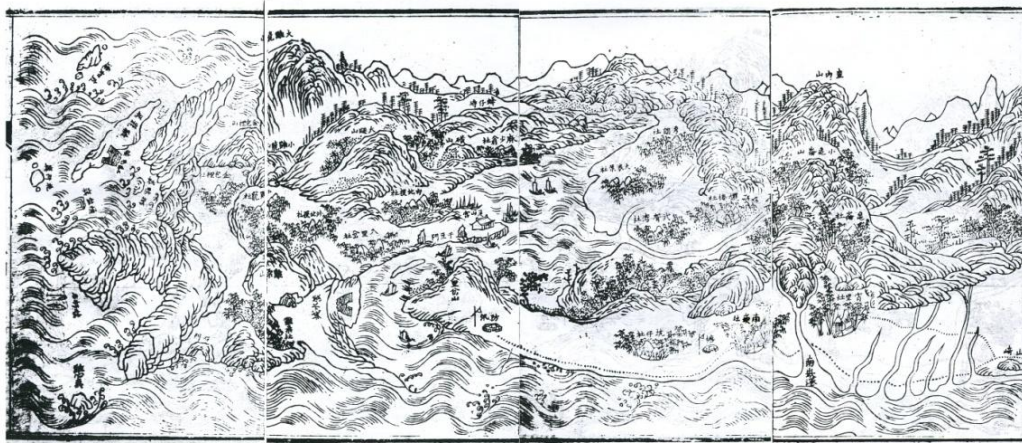


圖 4：康熙五十六年（1717）《諸羅縣志·地圖》竹塹以北部分地圖⁶¹

《諸羅縣志》所附地圖中，繪製有「南坎汛」等汛塘⁶²駐兵之處。⁶³（圖 4）。汛塘是清代官方在台灣等地方治理最末端的單位，清代「汛」編制屬綠營系統，汛之上級尚有鎮、協、營等機構，各汛於其編制下設置有若干「塘」。而所屬兵士為父死子繼之世兵制，負責統領者稱為千總或把總，統帥士兵由數名到數百名。康熙五十年（1711），為了緝捕海盜鄭盡心，清廷才調動了佳里興兵丁移駐北台，「南坎汛」的設置，應也大約成立於此時。南坎地區（蘆竹區）現有稱「營盤坑仔」之地名，或許就是肇始於清代汛塘世兵制駐軍開墾後所留下之地名，並且與鄭成功或明鄭部隊無直接的相關連性。

康熙六十年（1721）台灣發生朱一貴事件，藍鼎元隨兄征台時曰：「若安設官兵，則民不待招而自聚，土不待勸而自闢。⁶⁴」又曰：「以為人無良匪，教化則馴；地無美惡，經理則善，莫如添兵設防，廣聽開墾。⁶⁵」當時設防的原始動機是為了防止北台成為海盜、匪徒聚集之所，但卻也因為官兵的駐紮，環境安全係數相對較高的

⁶¹ 陳夢林，《諸羅縣志·地圖》（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頁 24-35。

⁶² 「設弁帶兵曰汛，僅安兵者曰塘，城內治兵宿守者曰堆……。」詳見謝金鑾，《續修台灣縣志·卷四軍志汛塘》，收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編，《台灣文獻叢刊》第 140 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頁 251。

⁶³ 陳夢林，《諸羅縣志·地圖》，頁 24-35。

⁶⁴ 藍鼎元，《平台紀略》（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7），頁 62。

⁶⁵ 藍鼎元，《東征集》（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7），頁 34。

條件之下，也吸引了大批閩粵先民前來拓墾。

由以上文獻中顯示，漢人大量進入南崁地區進行拓墾，最早應該也是在康熙四十九年（1710）以後的事了。所以，應先有平埔語音之「Lamcam」出現，直到荷蘭東印度公司（Vereenigde Oost-Indische Compagnie）因為經濟利益，征伐了這個區域的七部落及柯達王（Quatangh）管下十五至十八村落以後，並且記錄了 Lamcam 這個發音字形。直至清領時期塘汛兵士的駐防後，才逐漸助長了漢人拓墾的數量，此時才有了漢譯「南崁（嵌、坎）」的名稱出現。隨著漢人拓墾的人數增加、面積逐漸擴大，南崁社之平埔族人漢化程度亦逐漸的加深，在五福宮前敬惜字亭（聖蹟亭）旁，於同治六年（1867）五月所立之石碑⁶⁶中，記錄有潘有福、莊斗文等土目捐款建造敬惜字亭的記載（圖5），這方碑文所保存的文字，直接證明了南崁社平埔族人並未消失，但也間接印證了本地平埔族人約莫在1867年前後，已經大量從漢性、習漢字、認同漢人惜字等風俗文化。同治九年（1870）前後纂輯之《淡水廳志·卷十一考一風俗考》中，也對此一景況有所記載：

風俗之移也，十年一小變，二十年一大變。淡水番黎較四邑為多。乾隆二十九年以前，「郡志」所錄，類多耳所未聞，目所未睹。今自大甲至雞籠，諸番生齒漸衰，村墟零落。其居處、飲食、衣飾、婚嫁、喪葬、器用之類，半從漢俗。即諳通番語者十不過二、三耳。誘而馴之，罔不遵禮義之化也。⁶⁷

經由《淡水廳志》的上述記載中，大至描繪出在1870年前後，台灣北部地區平埔族人風俗習慣的更易過程。此種文化行為的轉變，是經由長時期不斷的淺移默化，或是教育方式的認同、為了交易的便利、生產效能的提高，甚至是統治者政策的直接介入等方式，使得平埔族族群的身分意識，在此約莫一至二百年間產生了巨大的變化。

直到日治時期，清日簽訂「馬關條約」後，清國割讓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日

⁶⁶ 南崁聖蹟亭建於1866年，原建於廟埕前方，2005年三月，遷移至五福宮左側金爐旁公園外側，並以原方位座向安置，亭旁石碑亦一同遷移。

⁶⁷ 陳培桂《淡水廳志》，收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編，《台灣文獻叢刊》第172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頁306-307。

本殖民政府延續了拓墾漢人強勢同化的教化思維，也為了方便管理與貫徹政令，於是更積極的輸入了以日本文化為中心的宗主國思想，使得原有居住於南崁地區之平埔族文化更加的被邊緣化，進而遵從學習強勢族群的生活、風俗、文字、語言、宗教、社會組織等，直到自身文化完全被遮掩至無法發揮任何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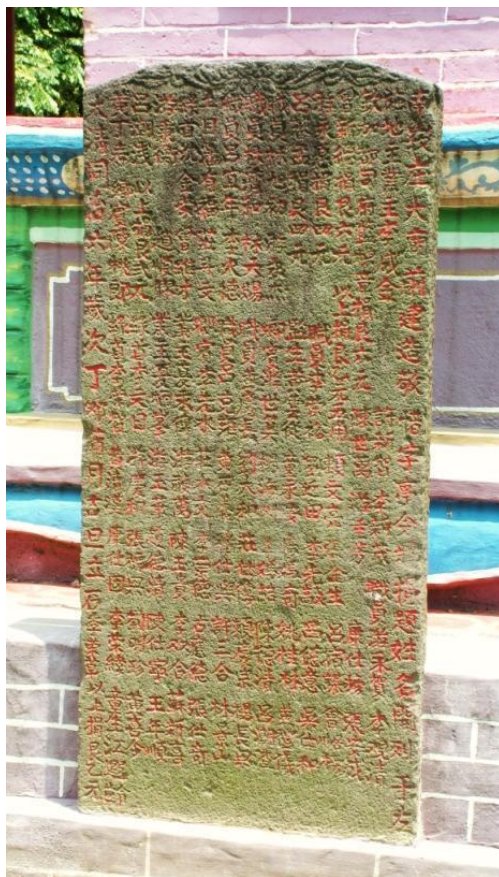


圖 5：五福宮前聖蹟亭旁碑記⁶⁸

四、結語

本文以探討南崁地區早期在環境變遷的族群狀態下，「南崁」地名可能的形成原因。從過去的文獻與研究回顧中，我們發現了目前對南崁地名命名起源的認知，大

⁶⁸ 2007 年 4 月 20 日，本研究拍攝。

多援引日治時期《桃園廳志》、《蘆竹庄志》等文獻記載及安倍明義等學者「地形方位說」的觀點。但是以目前的各家研究論述中，均未發現提出更早於「Lamcam」名稱出現之前，以漢文書寫「南崁（南嵌、南坎）」，或證明以漢文命名的有利史料。過去雖有提出以當地原住民語發音來命名的「音譯說」觀點，但卻未有人對此說法加以討論。所以，本研究認為「地形方位說」雖有其可能性，而「音譯說」也應進行多方辯證，深入的探尋歷史上改變集體認同的可能因素，以提供後續研究工作更多元的參考路徑。

南崁地名的探討，若從「音譯說」的視角，重新審視本地區平埔族人的地方脈絡，似乎更能容易找尋平埔族人在本地區的存在痕跡，甚至能進一步追尋平埔族人在歷史的變化過程中，可能將自己生活土地的地名，以族語發音並且植入漢語的文化脈絡，再經由強勢族群（漢人）以自我（Self）為文化主體，重新進行包裝並詮釋虛構的文化意涵。這種朝向強勢族群靠攏與或是修正族群意識的改變結果，經過長時間的口耳相傳與加入以各種目的穿鑿附會的傳說故事，最後都將可能在共同的集體利益之下，逐漸轉化為順理成章，並且在族群的集體認同中成為理所當然。

此種非融入異地，卻改造異地文化的移民方式，主要形成是管理集團或政府，以自我中心主義（Egocentrism）為強勢主體的文化思想，集結成合理教化他者（the other），亦馴化所謂落後民族⁶⁹的正當理由。過去南崁地區的原住民族，在這種文化霸權長期的壟罩之下，逐漸地被消弱或是消滅了本身舊有的文化與生活習慣，並造成了今日平埔族文化改宗的失落化現象。在此更有可能將「平埔語地名」，轉變以漢人的本位思維來推理編構「漢語地名」的合理化場景。這些現象，都是在我們深入以現有傳世史料碎片的搜索中，希望能重新拼貼出更合理解釋歷史事實的思考方向。

目前各界對南崁地名的由來考證，均難以提出直接史料可以用來加以定論，各

⁶⁹ 視其他民族為落後民族，是指以自己的群體為中心，並根據這個中心的價值觀來衡量和判斷其他一切事物的一種偏見，並固執自己的生活方式，貶斥所有其他生活方式的觀點。引申自〈民族自我中心偏見〉條目，陳國強主編，《文化人類學辭典》（台北：思楷股份有限公司，2006），頁46。

種將間接史料以不同的視角所推論之結果，也都有其可能性。本文雖以「音譯說」為討論主體，最後還是期待接續研究者，能再進一步以多方視角挖掘新的史證，發現更有利的直接或間接史料來進行論述，以成為未來建構「南崁學」的重要依據。

附錄

表 1：南崁地名依不同時期劃分行政區域簡表⁷⁰

荷治時期	清領前期		清領末期		日治大正九年		民國 35 年	59 年	83 年	87 年	民國 103 年		
Lamcam	南 崁 四 社	龜崙社	略		龜 山 庄	略	龜 山 鄉	略				龜 山 鄉 (區)	略
		南崁社	南 崁 五 大 庄	南崁頂庄		南崁頂庄		南上村	南上村	南上村	南上村		南上村(里)
				南崁下庄	南崁下庄	大坑村	大坑村	大坑村	大坑村	大坑村(里)			
			蘆竹厝庄	蘆竹厝庄	蘆竹村	蘆竹村	蘆竹村	蘆竹村	蘆竹村(里)				
			南崁內厝庄	南崁內厝庄	蘆 竹 鄉	南 崁 村	南 崁 村	南 崁 村	南 崁 村	蘆 竹 市 (區)	南崁村(里)		
			南崁廟口庄	南崁廟口庄							南興村	南興村	南興村(里)
					南榮村	南榮村	南榮村(里)						
					興榮村	興榮村	興榮村(里)						
					錦興村	錦興村	錦興村	錦興村	錦興村(里)				
					錦中村	錦中村	錦中村	錦中村	錦中村(里)				
					長興村	長興村	長興村	長興村	長興村(里)				
					內厝村	內厝村	內厝村	內厝村	內厝村(里)				
					五福村	五福村	五福村	五福村	五福村(里)				
								羊稠村	羊稠村(里)				
								營盤村	營盤村(里)				
						瓦窯村	瓦窯村(里)						
					山鼻村	山鼻村	山鼻村	山鼻村(里)					
	坑仔社	坑仔庄		坑子庄	坑仔村	坑仔村	坑仔村	坑仔村	坑仔村(里)				

⁷⁰ 本研究自行製表。民國一〇三年（2014）六月三日蘆竹鄉升格蘆竹市；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桃園縣升格為直轄市，蘆竹市亦改制為蘆竹區，各村改制為里。

		埔仔		坑仔口庄		坑口村	坑口村	坑口村	坑口村		坑口村(里)
						海湖村	海湖村	海湖村	海湖村		海湖村(里)
				坑子外庄		外社村	外社村	外社村	外社村		外社村(里)
						山腳村	山腳村	山腳村	山腳村		山腳村(里)
				新庄仔庄		新庄村	新庄村	新庄村	新庄村		新庄村(里)
				新興庄		新興村	新興村	新興村	新興村		新興村(里)
											上興村(里)
				福興庄		中福村	中福村	中福村	中福村		中福村(里)
				中興庄							中興村(里)
				大竹圍庄		大竹村	大竹村	大竹村	大竹村		大竹村(里)
		富竹村	富竹村	富竹村(里)							
		上竹村	上竹村	上竹村(里)							
		宏竹村	宏竹村	宏竹村(里)							
		大華村	大華村	大華村							
	霄里社	略	八德鄉	略	略	八德市 (區)	略				

徵引文獻

史料

謝金鑾，《續修台灣縣志》，收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編，《台灣文獻叢刊》第140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陳夢林，《諸羅縣志》，收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編，《台灣文獻叢刊》第141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2。

陳培桂，《淡水廳志》，收入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主編，《台灣文獻叢刊》第172種，台北：台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63。

村上直次郎譯，郭輝中再譯，《巴達維亞城日記·第二冊》，台北：台灣省文獻委員會，1970。

高拱乾，《台灣府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陳夢林，《諸羅縣志》，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

藍鼎元，《平台紀略》，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7。

藍鼎元，《東征集》，南投：台灣省文獻會，1997。

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第二冊》，台南：台南市政府，2002。

江樹生譯，《熱蘭遮城日誌·第三冊》，台南：台南市政府，2003。

專書

蘆竹庄役場編，《蘆竹庄志》，桃園：蘆竹庄役場，1933。

洪敏麟，《台灣地名沿革》，台中市：台灣省政府新聞處，1979。

曾文敬主修，張正昌編纂，《蘆竹鄉志》，桃園：蘆竹鄉志編輯委員會，1995.1。

安倍明義，《台灣地名研究》，台北：武陵出版社，1998。

中村孝志著，吳密察、翁佳音、許賢瑤編，《荷蘭時代台灣史研究·下卷》，台北：稻鄉出版社，2002。

洪英聖，《畫說康熙台灣輿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02。

郝永河著，楊穌之譯注，《遇見三百年前的台灣：裨海紀遊》，台北：圓神出版社，2004。

陳國強主編，《文化人類學辭典》，台北：恩楷股份有限公司，2006。

施崇武，《台灣地名辭書·卷十五·桃園縣（下）》，南投市：台灣文獻館，2010.8。

論文

翁佳音，〈被遺忘的原住民史——Quata（大肚番王）初考〉，《台灣風物》第42卷第4期，1992.12。

簡宏逸，〈從 Lamcam 到南崁：荷治到清初南崁地區村社歷史連續性之重建〉，《台灣史研究》第19卷第1期，2012.3。

網路資料

周憲文主編，《台灣文獻叢刊》，來源：聯合百科電子出版事業有限公司

<http://libimap.nhu.edu.tw/TaiwanWeb/Home/index.asp>，2014.4.1 瀏覽。

桃園市蘆竹區公所，〈蘆竹區介紹·本所沿革·區史由來·地名由來〉，來源：桃園市蘆竹區公所

<http://www.luzhu.tycg.gov.tw/home.jsp?id=26&parentpath=0,1,24,25>，2015.10.10 瀏覽。

桃園縣蘆竹鄉公所，〈關於蘆竹·開發歷史〉，來源：桃園縣蘆竹鄉公所網站

http://www.luchu.gov.tw/content_edit.php?menu=25&typeid=737&typeid2=969，2012.10.01 瀏覽。

張素玢，〈平埔文化專題·南崁地區的平埔族〉，來源：平埔文化資訊網

<http://www.ianthro.tw/p/110>，2016.5.1 瀏覽。

Google 地球，〈蘆竹區〉，來源：Google 地圖/Google 地球，

<https://www.google.com.tw/maps/@25.0521253,121.2816981,50493m/data=!3m1>

!1e3?hl=zh-TW, 2016.03.01 瀏覽。

工具書

辭海編輯委員會編，《辭海》，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6。